

劉得浪

孤獨浪漫的崢嶸高山

文 | 林宜靜

■ 劉得浪——孤獨浪漫的崢嶸高山

登山的夢想

在新竹縣芎林鄉這個純樸的農村長大，劉得浪（1958～）從小便夢想著要登上高山，在山中找到神話裡的故事來源；上山的衝動在他成長的歲月裡，持續地醞釀。¹²從新竹師專美術科畢業之後，他在一所小學任教，早期的作品以寫實靜物為主，亦嘗試過鄉土寫實的畫作。

九〇年初，劉得浪攀登玉山，沉重的背包使他體力透支到無法站立，然而，高山上奇妙的空氣、景致與山谷裡的聲音，卻讓他有飛起來的感覺——實現了他童年的夢想！回家之後，他在一個月內連續畫了五幅山景，粗獷有力的畫作表達了他內心的激動。風吹過山谷的聲音，彷彿一卷重複播放的錄音帶，一直停留在他的心裡；在寧靜的山中，雙腳踩過松針發出沙沙的響聲，還有高山上空氣稀薄所引起的喘氣聲，交替迴盪在無人的天地間。¹³

從未出國的劉得浪，在新竹芎林過著教書、畫畫、登山和散步的規律生活，繪畫靈感來自不斷的閱讀和思考。由於他的個性冷靜而溫和，不急功近利，靜心思考使他放棄歌頌山的外形而作更深度的探討：山裡似乎有一對眼睛，可以看見大山的猙獰、暢快多變或是深遠俊秀。劉得浪從無數次登山經驗累積印象與感受：路旁一塊平凡的石頭或枯枝，在空氣凜冽而怪誕的山上，在沉思的片刻、某一瞬間或某個角落，都像是「有什麼事要發生」。¹⁴

在繪畫風格上參考西洋寫實畫作，劉得浪並使用實景素描來取景和構

成畫面，用相片來加深記憶。《小霸尖山遠眺》（1991～1992）的實景拍攝自三千公尺高山上的石塊，重新安排之後坐落在二個交錯山巒的山谷上空，巨石的深色陰影被強調出來，與後方明亮的山谷形成虛、實的強烈對比。假使堅硬的岩塊是真，柔軟的山坡草坪就是幻。畫作引領我們抵達不可及的山巔，咀嚼人生的真實與虛幻。

當然，每一座山的特色都不一樣，大量栽植果樹的梨山和武陵農場，就是屬於悠靜秀美的一種。在《梨山春曉》（1992～1993）中，暖和的陽光照在中景，遠方的高山積雪尚未溶化，時間的腳步在無葉的果樹、陽光與陰影的流轉中飛奔。高山上四季的變化令人著迷，尤其是在植物的表現上：春天的淺綠色、濕氣的偏藍色調、雪天的陰霾或是秋季的咖啡色調皆可用來營造畫作的整體氣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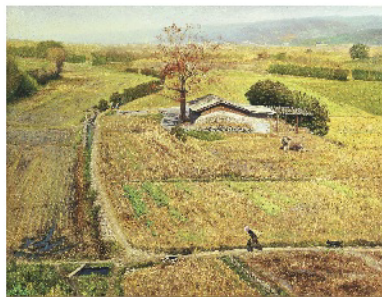
在《崢嶸（中央尖山）》（1993～1994）中，左下斷裂交疊的岩壁似乎代表了一個生命週期的結束，右上方高指天空的岩礁，還在履行其肅穆的任務，獨立撐起一股磅礴的氣勢。岩塊的脈絡像顯微鏡下的微血管，合理而必要。視覺強烈的寫實影像，使畫廊經紀人林復南感嘆劉得浪的山岳畫作：「像一陣強風吹來，因為他所表現的訊息十分強烈、專一與清晰，前所未有。」當縱谷山澗都在腳下，從眼腳下一公尺到遠處的景色往往陡峻或迂迴曲折，但其中卻又蘊含了無限的辯證思維。¹⁵

浪漫派的啓發

這樣壯觀又駭人的景致，靈感來自於德國浪漫派畫家弗德列克（Casper David Friedrich）的名作《北極海》（1824）。畫作描寫一艘探險船撞上冰山的危險事件，被撞碎的大塊碎冰堆疊在畫面中央，銳利的邊緣向著左上方，像是自然為人類的失敗行為所建立的里程碑，空氣是凍結的，後方完全籠罩在紫色的冰雪裡。弗德列克擅長透過沉思冥想的氛圍，傳達大自然的意境，他描繪月光下乾枯的橡樹、哥德式的廢墟和孤寂的山峰



劉得浪《高秋之歌》1993-1994 油彩畫布 100F



劉得浪《冬藏》1997-1998 油彩畫布 100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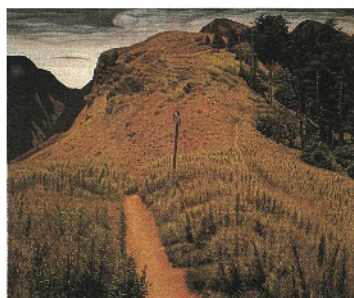
劉得浪

孤獨浪漫的崢嶸高山

文 | 林宜靜



劉得浪的《崢嶸（中央尖山）》，獨立撐起一股磅礴的氣勢。（1993~1994/116.6公分×91公分/油畫）



劉得浪的《雪山行》，運用許多可能性營造心靈氣氛，將詭譎、恐怖、歡樂集於畫中。（1995/130.3公分×162.2公分/油畫）

等，傳達出一種意欲超脫塵世束縛的渴望，也隱藏了靈性的內涵。弗德列克豐富的想像力、非個人化的描繪技法和靜止不動的場面，似乎成了劉得浪最好的學習典範。

在《死與變容》（1993~1994）這樣百號的巨幅油畫上，充塞著千萬倍飽滿的氣勢。斷層的大岩壁像一隻龐然的巨獸，佔去畫面的大部分，枯黃的草叢攀附在巨岩向陽的那一面，尖銳如刺刀的岩石朝天空伸展，卻割不破高山雲霧縹緲的神祕感。唯一的生物是漆黑的烏鴉；無視於震撼景色的牠們，在前景的枯木碎石上聒噪。劉得浪以分層點描塗染的嚴謹方式作畫，高山的氣味和各個動靜歷歷在目。其大無比的天空或許是心的象徵；和山一起呼吸的觀者，彷彿掌握了宇宙而又被其巨大的力量所吞噬。

科幻小說與高山景致

劉得浪愛看科幻小說，倪匡的科幻小說引導他去思考「石頭有靈性」的概念，他認為石頭不但有生命，而且力量無限大。台灣雄偉的高山，不管是大尖山還是三九五二公尺高的玉山，都

他觀察和體驗的最佳場域。

《雪山行》（1995）畫幅中央的路標有隱喻的作用，是大氣勢山景中增加張力的構思。右側的枯樹像是柵欄一般，也在為登山者指引方向。然而，景物的安排卻也傳遞了許多正或負面的意念：黃綠的草色是平和的，陰灰的天空卻暗喻著某種危險，假使被指引的路不正確，未來將通往哪裡？畫家運用許多可能性來營造心靈氣氛，作品集合了詭譎、恐怖、歡樂於一身，山林、路徑和亂雲在大自然合理的關係下，像傳說中的故事或現代生活裡的某個情節，展開情緒的擴張與停留。

如同席慕容所讚嘆的：「眼前的高山是他心中最深處的故鄉，這座島嶼的生命裡所有的矛盾和對立似乎都被他把握住了。那岩石的堅忍與銳利，那山嵐的柔和與嫵媚，在風中匍匐生長的植物，那在陽光裡流動的氣息……是這個島上所有狂野不馴的卻又端麗纏綿的生命啊！」硬實的／柔軟的、野放的／馴和的、陽光的／陰濕的，劉得浪以風景畫作來詮釋台灣文化兩極對立的特質，來抒發他內心奔湧的渴望。¹⁶



劉得浪《嶺》2009-2010 油彩畫布 120F

在技巧上深思熟慮的劉得浪，展現驚人的氣勢與生命力；

問他是用什麼力量完成這些作品，答案是「用深山裡的呼吸」。劉得浪專一而真誠的作畫態度近似老畫家，有利於精神層面的深度探討。然而，不同於呂基正或楊三郎運用遠眺的方式看山的形象，劉得浪走入山裡，與山的脈動一起呼吸。如同西方的浪漫派畫家，劉得浪所表達的已經超越山的雄偉與美麗這樣的客觀因素與外在價值，他欣賞大自然真的、美的、知性的一面，以山景特寫開發主觀的情境，也探討人生的形式與價值。將新時代的嶄新觀念注入風景畫，劉得浪的繪畫題材與精神相異於前人，更加展現台灣本土的生命力。